

贝拉 著

爱的路上·贝拉作品 5



爱情神秘园

Secret Garden in Love
by Beila

文匯出版社

爱的路上·贝拉作品5

爱情神秘园

Secret Garden in Love
by Beila

贝拉 著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神秘园/贝拉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2010. 8

(爱的路上·贝拉作品)

ISBN 978-7-80741-965-5

I. ①爱… II. ①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37218 号

爱的路上·贝拉作品

爱情神秘园

作者/贝拉 出版人/桂国强

责任编辑/甘三刘刚 装帧设计/周夏萍

出版发行/文匯出版社(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)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/装订/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
版次/2010年8月第1版 印次/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890×1240毫米 1/32 字数/130千

印张/8.125 印数/1—30 000

ISBN 978-7-80741-965-5 定价: 23.00 元

目录

第一章	I
一 走进挪威森林	3
二 寻找“神秘园”	11
三 脚趾在舞蹈	17
四 巴黎少年心	24
五 爱情的极地	32
六 苦魂与欲火	44
七 农庄客	49
八 挪威魅影	56
第二章	67
一 卡萨布兰卡	69
二 美与色	80
三 空灵如泻	84
四 天使的歌声	86
五 手指与钢琴造爱	92
六 东方的体味	96
七 揉碎的太阳季节	105
八 一支烟的温柔	109

第三章	117
一 圣白色的精灵	119
二 塞纳河无眠	123
三 Paris blue	127
四 心灵的驿站	133
五 哭泣的长夜	137
六 农夫，我爱你	142
七 白玫瑰网友	147
八 再见，彼得	150
第四章	161
一 农夫的十二封 e-mail	163
二 触摸	182
三 总统套房之夜	186
四 911 一周年	201
五 纽约的声音	208
六 烛光下的承诺	212
七 画展	219
八 向戴墨镜的男子挥别	225
九 森林蜜月	231
十 新的旅程	237
尾声	241
写情的高手/白桦	245

第一章

一 走进挪威森林

每人都有自己的森林
也许我们不曾去过
也许只在梦中见到
但它在那儿
总在那儿的
遗忘的人迷失了
相爱的人会相逢

格兰姆魂断纽约，我的人生也仿佛在断崖上随着急泻的瀑布，跌进无底的深渊了……

无法想象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，当时，我的整个身心都浸泡在漫无边际的冰水里，那是我生命中死一般光秃秃的荒季。

至今，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幕情景，还时常不断地在我眼前划闪着。

发了疯的女人在风雪交加中死命地狂奔
随后在一个木屋前倒下了
孤零零的她被淋得湿透
女人和那世界的街道
她陷在暴雨惊雷过去后的夜茫茫沉寂中
一阵大醉初醒后的虚脱

生与死，爱与性，吞噬生命中的未知以及跨越民族之爱的铭心刻

骨，我全经历了。我一直感觉着他从遥不可及的高度垂直俯视着世界的透明视线，与地面上农妇祈雨般仰望天空的我，那悲望的眼神交接着。

在经历过生命像海浪一样起落不定的翻腾之后，我的人生进入了一种淡淡的忧伤之中。

此刻，我在被大海与森林包围的挪威奥斯陆，是的，我真正走进了挪威的森林。

传说，挪威的森林是一片大得会让人迷路的森林，那种人进得去却出不来的巨大原始森林。

当然，这只是传说罢了，而且，我置身的这片距离奥斯陆市中心170公里的著名森林区也不知是不是人们所指的挪威的森林。

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向上了年纪的挪威人打听。

“嗨，这片森林是不是当年‘甲壳虫’乐队所唱的那首《挪威的森林》里所指的森林？”

他们总是两手一摊，耸耸双肩，做出一副漠然不知的神情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挪威国土上的森林，都称为挪威的森林呀！”

“挪威处处是广袤的森林，挪威的森林就是指茂密横阔的自然森林。”他们说。

该如何向你描述我眼前这片迷人的森林呢？

那是斑驳的光影，那是山脚下一处寂静的山林，冬日树木的萧疏在渐渐褪色、森林在春意里慢慢地变绿，由浅到深，林中空地上弥漫着淡蓝色的轻雾，远处会传来时断时续不知名的鸟鸣，那真是一个使人流连忘返的地方，也确实是一个令人容易迷失的地方。

在茂密的森林正中央，我常常黯然独自站立，像一棵树默默地伫立在深处，体验着残存的孤独。

风拂起了我的秀发，难以言状的感怀从肌肤那细微的毛孔散发出来，所有的悲哀，爱的记忆都像一缕孤影在晨风中远逝了，在故事的尽头，溶入横无际涯的黑暗边界。

挪威的森林，我来了，我从遥远的东方，穿越梦中的拱道，投奔到你怀抱了。

我扑向你，展开着双臂扑入你怀抱，臂的尽头是两片如绿叶般鲜嫩又如莲藕般丰润的手，轻盈而优雅地往空中伸展；凌乱的长发随森林里的杂草一起飞舞，双腿犹如疾风厉雨中腾跃的小鹿。

挪威的森林环山面海，林中大小湖泊镶嵌其中，绝对是个安置我纯净心灵的世界；极光的美，深入高山的格壤格尔峡湾以及特隆海姆一带，无不具有一种天然极致之境的意味；我慕往挪威，还似乎与六十年代中期“甲壳虫”乐队（The Beatles）演奏的那首著名的《挪威的森林》有关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我出生的岁月，我固执地相信，那时的天空飘着的是这首动人的旋律，而不是乌云密布下红色革命的节奏。为此，日后的我始终将这首歌当作是迎接我来到世上的第一支美妙圣乐，少女时代的我经常一边听歌，一边幻想自己就是那个男孩幻觉中缥缈的女孩，我还一直记得那歌词呢：

很久以前，我拥有那女孩

哦不，或许应该说我是

那女孩的男孩

她带我参观她的房间

很棒吧，简直就像置身于挪威的森林
慢慢地看吧，到你想去的地方
她这么说着
我浏览四周
猛然发现这屋子里
一张椅子也没有

第二天醒来
发现房间里只有我一人
鸟儿也飞走了
于是我生了一个火
这难道不好吗
在这挪威的森林

这首歌后来在八十年代，让村上春树找到了灵感，创作了一部同名的恋爱小说。其实歌或者小说都与真正的挪威森林毫无关系；但当年那个想象自己就是男孩“梦幻中女孩”的我，却在发生这惊骇的生死婚礼后穿越千山万水，悄悄隐身于这一片自然的绿荫里来了。

我喜欢整个挪威散发出的浓郁的北欧神话的味道，以及如宇宙树林般的那一片广袤。但这些都还不是我在冥冥之中被牵引着来的原因。

在挪威的日子里，我在森林中租了一个木屋，过起俭朴而简洁的生活来。我总是赤着脚歪着头，像小女孩般伫立在窗前，一直凝视着落在森林里的雨，狂烈的雨。

我在想我那在天国的情人，是否知道我躲在挪威的森林里看雨？

“你到哪里去了呢？”他总是这样问我。

亲爱的，此刻该是我来问你了：“你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，为什么我找不到你？我的爱。”

你知道吗？日复一日，一次又一次，你让我心如刀割，疼痛难当，我的伤口从没有停止过渗血。

在朦胧的山腹间，我总是陷入迷雾中无法前行；

在拥有多处弯道的高速公路上，我的驾驶盘突然就会失去了方向；

在寂寞的森林尽头，我独自扑在树上伤心痛哭；

在死了无数次的大海深渊前，我含泪仰望天穹，干裂的嘴唇喃喃地唤着你的名字；

放眼望去的，是鲜血从树枝上点点滴滴落；

我不敢走近墓园的入口，因为我的心中就有一条蒲公英铺满的墓道……

亲爱的，请对我说，我还要走多少路，才能找到你？

我心中的鸽子要飞越多少海洋，才能栖息到你的沙滩上？

我的前方都是路，坐在从奥斯陆加勒穆恩机场去京城中心的高速列车上，我的手托着腮，忧郁的目光望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景致在沉思：我活着，就还会再爱，对于我人生的意义来说，活着与爱着，它们从来就是一对连体婴儿，不是吗？我幸福是因为我爱着，我痛苦是因为我爱过。所以从与异性的邂逅开始，握手，凝视，拥吻，做爱——沉醉于他人的激情欲望和自己原始的荒原中……

今天，随着几下怯生生的叩门声，约翰突然出现在我木屋前时，我简直惊愕得说不出话来，我微微张开嘴唇，茫然地看着他的眼睛，仿佛自己是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。

“我的天哪……”我用右手按在自己微微张开的嘴唇上，瞪大眼睛，一时竟反应不敢相信。

“是不是像天外来客？”他笑道。

“你真能找到这里？”

“有地址的，这算什么，就是你躲在森林的树里，我也能把 you 找出来。”

“瞎说，那怎么可能呢？”我这才把他迎进门来。

“就是可能，我能够闻到你的味道。”

“该不是山羊肉味道吧？”

“爱情味道。”

他扔下行装就一把紧紧地拥抱了我……

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地来到奥斯陆，那曾是一团消失了的红红的摇曳的光点，那也是一个越来越小的伟岸的身影，落在了二月底——故乡浦江之滨的空港。

“真没想到，这么快就见到你了。”我在他的怀抱里说。

“度日如年啊！你不知道离开你的每一天是怎么过的，从离开上海到今天已整整两个月了，亲爱的，我太想你了。”约翰抚摸着我的秀发说。

我闭上眼睛，任由泪水淌下，他的吻不断地慰藉着我。

我心想，真对不起，我其实可以更早见你的，而我眼前也曾晃过你的背影，你没想到吧，我在你离开上海不久，就悄悄去过纽约了，对不起，约翰，我无法在纽约已化为平地的“世贸”前，面对你的泪光，那太困难了。

请原谅我吧，在你的悄然不知中，我驾驶的车也曾在你位于纽约长

岛的家门前减速下来，随后慢慢地朝前移动，而一颗心却加剧地跳动着……

对不起，我没有为你停留，更没有叩响你的门，给你一份惊喜，因为我对你的感情太复杂了，你是我的天涯人，你是我的同命鸟，我那颗悲伤的心还无法向你敞开，我还无法真正纯粹地爱你。请原谅，约翰……

在我到达挪威的第七天，我们重逢了。

孤人在异乡，带着不堪回首的凄凉，约翰的到来，让我产生一种心灵的依托。

我们手挽着手在林间散步，在挪威的森林里深深呼吸，我们远离了都市的喧嚣，在林木繁茂的山野，站成两棵缠绕的树。

入夜，在那张奇大无比的木床上，我们从打开的窗户中，呼吸着从森林里吹来的夜风，两个身子躲藏在金黄色的布棉被下，双双抱作一团，似乎要掀起层层波浪，波浪起伏的涌动又恰似麦浪滚滚……

可是，就在他要进入雨季地带，彻底唤醒古老的本能时，那一刹那，不知怎的，我突然又想起了格兰姆，感觉他好像就站在我的面前，深情地看着我，挥也挥不走……

瞬时，压在我身上的男人不是约翰，又成了格兰姆。

我努力让自己从直坠中醒忽过来，我的天哪！这两个美国男人完全是不同的精神风景，格兰姆是一泓忧郁的海洋，有点悲情；而约翰是一轮温暖的太阳，豁达乐观。两人长得也不像，却都能带给我如此纯粹的肉体感受，甚至那阵阵而来的如丛林般的气息，声声轻唤我甜心宝贝的美式蜜一般的耳语，层层席卷的湿吻都如出一辙，我只要闭目，身边的约翰就是格兰姆。

不知从哪儿来的巨大的力量，我一下子从他的身子下挣脱出来，我如同一只受惊的青蛙般跳到床下，一骨碌地冲进洗手间。

整个人，从头到脚，都淋在“哗哗”的冷水中，我要冲走身体里那火一样的欲望，他并不是格兰姆的替身，我宁可舍去肉欲的喜悦，而保持在精神上对他的眷恋。

拒绝他进入我的身，正是为了让他真正地进入我的心；从他的热望中逃脱，恰恰说明我心里真正愿意爱了，它是一道呈现在我精神峡谷里的光亮。

当我赤身裸体，只披上一条浴巾走到那张木床前，约翰已经没有了踪影，我打开门，匆匆披上一件风衣就冲进了夜色中的森林，我连连呼唤着约翰的名字，黑夜的挪威森林，只有一块块白色的小石子发出烁烁光点。

“约翰，约翰，”我叫着，我犹穿梭于暗夜森林里的女神，在夜空里飞扬起舞蹈般轻盈的身子，直发被夜风飘飘吹起，凌空飞扬。

终于，在那棵巨树下，我携着自己横冲直撞的灵魂投进了他的胸膛，两个人都痛苦的泪如雨下，只是一个劲地揽住对方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我第一次看见约翰这么失态，他像一棵在狂风暴雨中震颤的老橡树，瑟瑟抖动着，似乎要将沉淀在生命里的所有悲伤统统倒泻，吹落掉……

风过雨停时，我轻轻地嘟哝：“对不起，约翰，给我一些时间吧，我需要一点时间让自己洗去心灵的尘埃，让我回到纯情如诗的时空来好好爱你，你就是你，约翰，约翰，约翰；而我就是我，一个新的我，你明白吗？”

约翰默默无语，我只感到他环绕在我背上的手臂在强有力地揽着，

像农夫们用绳索勒紧着一棵树那般，而手指抽搐着，如钢琴大师那落在黑白琴键上，那一泻无力抗争命运的颤音……

“拒绝是为了接受，等我，等这一天的来临吧。”我暗暗地对自己说。

在回去的路上，一阵睡意扑来，我打着哈欠，将头靠在他的臂肩上，合上眼，双手环绕在他的腰间，他则紧紧地倚着我，头无力地埋在我的头顶上摩挲。

我感到温暖。

是天涯断肠人的苟相爱怜。

是两颗破碎的心，在慢慢地重新愈合成一颗心。

身边的约翰总能给我这种温暖的感觉。

约翰一步一步地，成了我生命中共同去穿越风雨的伴侣。“在精神上先慢慢地成为我的恋人吧。”我对自己燃烧的肉体请求。

失望而沮丧的肉体，压抑住它的火焰，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。

重回那张木床时，我穿上棉睡衣，与约翰相偎地抱在一起入眠，肉体很快就睡去了，唯精神的火种神游在那一片森林的夜幕中。

窗外，黑夜在渐渐褪尽，情人的火种染红了又一个晨曦，我在晨雾中梦见了故乡，那儿水流潺潺，像母亲盈盈的泪光……

二 寻找“神秘园”
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两个孩子，因为父母无力再供养他们而要把他们抛弃在大森林中。

可是两个孩子十分聪慧，他们四处拣拾白色的石子，在父母领着他

们走向通往大森林的路上，悄悄地把白石子一个个地丢在沿途的路上。夜幕降临了，两个孩子孤独地呆在树林中。明亮的月光照在林间白石子上，这一颗颗白石子反射的月光，像灯标一样，指引两个孩子。

这是我儿时读的《格林童话》中的故事。

不久以前，有个女人，因为未婚夫在新婚之日遇难，她悲痛欲绝。

之后的某一天，她的未婚夫托梦给她，让她去找一片神秘园，他说：“亲爱的，去找那一片神秘园吧，那是人间心灵的净土，走进它，你会忘掉一切人间的忧伤，立刻像小仙女一样快乐，而我会花园的出口处等你。”

“告诉我，亲爱的，神秘园在哪儿？”她急急地问他。

“在遥远的森林里，它藏在森林的风中，那是震撼人心的光影、色彩和旋律。但你一定能够找到，寻找到了它，也就抵达了属于你自己心中的神秘园，去吧……”

她霍地从梦中惊醒，忙起身来到书房，她打开电脑，迅捷地在网上搜索起“神秘园”……

她有过这样的经验。

那一次，她还住在他们位于曼哈顿的顶层公寓里，也是她的未婚夫托梦给她，说在火光硝烟中给她写了 E-mail，落下了生命最后的留言，果然，她从梦中惊醒后就跳下床，急急地打开了电脑，果真，那一行清晰的字奇迹般地在银屏上出现了，她一百遍一千遍地读着它：“亲爱的，永别了，我爱你”，她抱着电脑，失声痛哭……

“亲爱的，我看见你的留言了，可是，你看见我了吗？我就坐在电脑前，你常常坐的黑色皮转椅上，告诉我，你在哪儿，你的游魂漂在什么地方，我怎么触摸不到你……”她连连唤着爱人的名字，哭诉着。